



楊涵木刻

YANG HAN'S WOODCUT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472160



楊涵木刻

YANG HAN'S WOODC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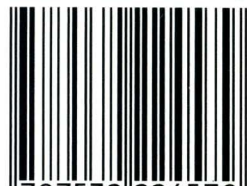
楊 涵 著



472160



ISBN 7-5322-2457-0



9 787532 224579 >



楊涵木刻

YANG HAN'S WOODCUT

杨涵木刻

著者：杨 涵

责任编辑：邵黎阳 装帧设计：杨春华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市彩帝印刷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4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ISBN 7-5322-2457-0/J · 2336

定价：118元



2-12 1941 12

杨涵

楊涵木刻

YANG HAN'S WOODCUT

自序

战地沉钩

铁笔生涯

图版

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作品

建国后作品

素描、速写

杨涵木刻目录

代序

战地钩沉

小引

壬戌春，作《白云深处》卷，题跋云：“生于九山怀抱之中，长于万民苦难之世。随抗日烽烟，曾历浙南山水，苏北平原，江淮河泽，齐鲁崂崮。神州造化之美，激发爱国之忧。及至五星照耀，四海咸宁；蓦然阴霾乍起，风雨骤惊。正疑山穷水尽，忽复柳暗花明。劫后余生，更爱青山白云，久搁刀痕木味，引来笔趣墨情。戊午大病未死，谚云必有后福。福者云何？亲睹壮丽山川，己未游目西南，庚申骋怀闽越，辛酉西域之行，至此初饱眼福矣！壬戌孟春，兴之所至，乃作《深山白云》卷，以留足迹。”

九山者，环绕温州之九座山也。晋明帝时，郭朴官于温州，登西郭山卜地建城，城绕九山。后人念其功绩，改西郭山为郭公山。曾承著名金石家陈巨来先生刻一方“生在九山怀抱中”压角章，以示不忘家乡。

我于1920年生于温州，打铁炉畔度过童年，当时军阀内战，大革命失败，永嘉西楠溪的红十三军，遭到国民党“围剿”镇压。温州七城门挂着人头示众，惨不忍睹。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而我所见到者，除西楠溪农民外，有位被押的青年，身穿长衫，器宇英俊，从容不迫，昂首漫步，印象难忘。曾作“忆童年”一律：“学步颠摇伴炭灰，沉云压顶笑颜开。惶惶岁月依炉火，岌岌晨昏避水隈。灯下描红神贯注，城头恐白梦惊回。痞兵常押山村客，昂首从容叹俊才。”故云：长于万民苦难之世。

幼小心灵，不满现实，读了几年古书，产生厌世之感。然而日本人炸弹落到温州，激发了民族仇恨。温州县城隍庙有幅对联：“雪借风威，白占田园无几日；云乘雨势，黑瞒天地不多时。”其寓意哲理，日本强占中国领土，日子决不会长久。1939年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浙江省战时美术工作者协会战时木刻研究社第一届木刻函授班，拿起铁笔作

为战斗武器，至1942年，现存仍有十多幅木刻。其中如《报告战况》，发表于木函班结业纪念册《铁笔集》。《母亲》是怀念“九·一八”时逝世的母亲。读了鲁迅小说《药》，内心引起共鸣，刻了《药》之插图。社会贫富悬殊，通过《雪景》来“对照”。1941年温州一度沦陷，我已家破人亡。1943年去参加新四军，因经过沦陷区，十多幅木刻作品不能随身携带，委托木刻好友陈沙兵同志代为保管，到全国解放，“物还原主”。闻陈沙兵同志于1946年参加浙南游击纵队，一次夜行军跌入水沟，他不顾生命危险，双手高擎画囊画夹，被同志们救起后，画无损坏。我的十多幅木刻作品，是战友用生命保存下来的，其意义不在作品本身，而在珍贵友谊。

苏北平原，东至海滨，一望无际，荒无人烟，仅有几处黑点，乃盐民盐灶。在“反扫荡”战斗紧张时，是我所在的《苏中报》工作人员活动之所。荒凉的海滨，虽无浙南山水之美，然而雨后平沙，草丛积水，倒

映青天白云，亦显单纯幽静之美。天似华盖，地接天边。矮小盐灶，分外孤立，故能避开敌人“扫荡”。每天夜里，接收延安电讯，知道全国抗日形势，通宵编稿，出版油印报。敌人“扫荡”被粉碎，铅印报立即出版。盐民恢复生产，他们将草灰撒在盐场，日光照射，盐分吸收于草灰，白如晨霜。复将草灰融于水池，成为盐水，煎成白盐。观察于心，后来创作两幅《晒盐》，刊于报纸。

我在《苏中报》时，与木刻家赖少其一起工作，他是副刊编辑，我是他的助手，专职木刻。我们一起组织“苏中木刻同志会”，他写木刻教材，我去苏中二分区司令部军工科打木刻刀。教材与木刻刀，是开展苏中木刻创作的关键。我在军工科看到铸手榴弹，经过观察，创作了到新四军后第一幅木刻《铸手榴弹》。

1944年初，《苏中报》连续报导车桥战役胜利消息，我刻了歼灭日军的《芦家滩伏击战》与《解放的日本新兄弟》，后者是根据在主攻车桥一师七团工作

的赵坚同志的速写而创作的。收复车桥镇及周围敌据点，使新四军一、二、三、四师地区连成一片。《苏中报》社随苏中首脑机关移到宝应农村大新舍。

苏中农村，是我创作课堂，苏中军民是我良师益友。生活与造化鼓励我，充满着创作活力。在为报纸刻报头、地图之余，我连续创作了反映苏中农村生活的十来幅《苏北风光》组画，如《割草》、《扬糠》、《车水》、《舂米》、《河边》、《罾泥》、《夜行军》等。还有《开荒》、《播种》、《向老农学习》，是发扬延安精神，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进行大生产的生活记录。

1944年8月，一架美国飞机失事于盐城地区，苏北军民营救了五位美国空军飞行员。送他们去军部路经苏中，苏中军区热情接待，为他们办了战绩展览，揭穿国民党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报社领导要我为五位美国空军飞行员画肖像，刻成木刻，连同新闻报导刊于《苏中报》。

1945年春，沙沟战斗打响了，赶到战场，见一门

山炮，解决了敌人最后一个大碉堡，战斗即告结束。大批俘虏听候押送，当地群众协助部队打扫战场。立即向参战指战员及船工进行采访。一位船工寥寥数语：“几百条小船，顶着逆风，如一群乌鸦扑上去”，使我对沙沟登陆战的画面，顿开茅塞。沙沟处于水网地带，战斗于半夜开始，北风很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然于南岸登陆，很快占领滩头阵地。次日创作了《沙沟登陆战》及《抢占滩头阵地》两幅木刻。既而又到部队采访，创作了《连队墙报》、《忆苦》及《牛车棚》等木刻。

日本投降，随军解放兴化，进军东台，收复如皋。兴化人民重见天日，人山人海，争睹公审汉奸恶霸。场面热闹而杂乱无章，只能边观察，边思考。审判台用芦席搭盖，在炽热阳光下，阴处台上人物与阳处广大人群，适成黑白对比，以此特点刻成《人民公审大会》和《控诉》等。

上级传达新四军要解放上海，预先创作《新四军

进城》，背景特刻高楼大厦。后又闻新四军暂不能收复上海，故将这幅作品刊于《苏中画报》。三师攻打盐城，去盐城中途，闻盐城伪军已经起义；及到伍佑，伍佑战斗亦已结束。观察伍佑战场，采访参战部队，刻了《强攻敌堡》。

淮阴、淮安，并称两淮，已是苏皖边区政府和新四军华中军区所在地。1964年初，调华中军区《江淮画报》社工作。赖少其为社长兼总编。他要我创作以生产建设为题材的木刻。华中地区工业很少，农村仍是重点。如着眼于具体的农业生产，恐见树不见林。左思右想，何必舍近求远，整修运河水闸就是好题材，与华中地区经济发展，关系密切。赖少其同志对此幅作品很满意，用于第三期《江淮画报》封底，认为是我当时木刻创作的高峰。同时创作《修公路》、《赔碗》等作品。

淮阴出版的《新华日报》华中版，发表一则土改新闻《封建石碑倒了》。赖少其又嘱创作此题材。农民

在土改中推倒封建石碑，以为应抓住斗争的“沸腾”气氛。刻成之后，场面虽热闹，但感到极不舒服，如刺梗喉咙，深夜难寐，沉思遐想。偶然想到京剧，豁然开朗，拿起圆刀，铲去画面中间几个人物，顿起变化，气已透矣！心情亦觉轻松。问题出于人群太挤，石碑即将倒下，岂不令人担心？铲掉中间几个人物，反而显出周围人物多矣！在艺术上往往以一当十，几个跑龙套的，能代表百万雄兵。画面上的多，未必显其“多”。反复的创作实践，将会帮助理解生活与艺术之间的辩证法。

苏中战役时，我患阿米巴痢疾住院。闻两淮告急，一天夜里，护士扶我上牛车，撤离淮安。牛车经小石桥，车轮一偏，牛车倾翻，人似腾云驾雾，无暇多想，完了！已与三名护士、一名伤员，几大包药水棉花，滚作一团，跌入河中。幸而久未下雨，河床边蔓草丛生，我被夹在药水棉花与护士之中，跌到河床里，没有受伤。更幸者，车轮卡于桥头石隙间，否则，大车压顶，

已粉身碎骨矣！次日复上牛车，白天行车，改躺担架。闻两淮失守，部队撤退，敌机搜索、扫射。久经锻炼之苏北老乡，已将担架藏于乱草中，又以身体掩护我，深感肺腑。当时常用“鱼水深情”形容亲密的军民关系，至此，体会更深刻矣！故于病后连续创作《鱼水情》、《雪中送粮》、《胜利消息》等军民关系及支前题材的作品。当时战局如此紧张，而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稳定人心，鼓舞斗志。医生、护士一路护送、照顾、治疗病伤员、紧张而乐观。及至涟水保卫战时，我的病情已好转。护士知我是画家，要我为她们画像。没有画纸，她们拿来一叠从前线缴获的美国卫生纸，虽有皱纹，然厚而能画。为她们画了数幅肖像，至今仍保存一幅小护理肖像，题为《新四军小鬼》。行军至范湾子村庄时，停下休息，速写了担架队员各种形象，后来用于创作《胜利消息》。医务人员在救死扶伤的艰苦工作中，非常爱好文艺，以调剂精神，如小护士在工作时哼着歌曲。

使我浮想联翩：久居深山老林之少数民族，何以热爱独特的艺术，如山歌、舞蹈及满身服饰。日夜行军作战，枕戈待旦的前线战士，何以那么欢迎文工团员下连队，戏剧、歌咏、画报，都使他们调剂精神生活，鼓舞斗志。一张油印画报，何以受到战士珍藏，牺牲时血透画幅，连同烈士遗物，送交团部。乃悟得文艺创作的动力与热情，建立于对自己作品产生良好效果的认识之中。出院时，医务人员一定要目睹我如何创作木刻，拿来一本上海出版的进步杂志，其中有高尔基像，指定刻此肖像。久未动刀，手亦发痒，很快刻成。用美国卫生纸印拓，在场者各赠一幅，皆大欢喜。回想国统区进步青年，常将列宁、斯大林、鲁迅、高尔基肖像画，剪自杂志而珍藏，作为向往未来进步社会的精神寄托，这种心情，解放区青年也不例外。

回到华中野战军政治宣传部，立即创作毛主席像、朱总司令像、陈毅军长像。宣传部长嘱我创作一套1974年贺年片，根据当时形势与任务，创作了《愤

怒》(敌人进攻解放区,残杀人民)、《坚持原地斗争》(野战军虽北撤,而地方武装及民兵仍然坚持斗争)、《欢送参军》、《儿童团捉特务》、《报告敌情》、《土改分田》、《文工团员下连队》等十多幅木刻,印成一套贺年片,发到部队。

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胜利后,部队进入鲁南。举目所见,村庄、民情不同于苏北。村庄门楼、房子、围墙、皆黄土所筑,上盖茅草,立即速写下来。看到鲁南老乡用瓦罐打水。更觉新鲜。欲画速写,不如观察默记。井口无栏,略高于地面,挑水者解下一端瓦罐,手拿铁索连同扁担及另一端铁索上的瓦罐,已够到水面,摆几摆,提起来,水满瓦罐,提起扁担,后用同样动作,打另一罐水。挑水不论男女老幼,动作完全相同。经反复观察,刻成一幅《打水》。目的在于锻炼观察默记能力,在战争环境中,贵于轻装,速写难以保存,随画随丢。丢掉很多速写,至今仍然惋惜。而观察默记,积累于心,用于创作。从鲁南到鲁中山区,